

# 陳儀伏法記

王覺源

讀中外雜誌二一六期，駱志伊先生「陳儀的悲劇」，所述陳儀一生經歷與其陰謀投共事實，頗為詳細。本文祇就我所知道的陳儀或有為世人所未盡知之處，提供中外讀者參考。

## 決非僥倖必有特長

我與陳儀、牽扯不上任何淵源關係。抗戰期間，我雖在重慶陸軍大學，擔任過教職。民國三十二年，他奉命代理過陸大校長，為時甚暫；但我去他走，如參與與商，兩人始終沒有碰過面，打過交道，更談不上瞭解。不過關於他的為人處世、行政治事一切，我從陸大同事以及軍政界朋友閒談之中，却聽到很多客觀而公正翔實的傳述。

陳儀、字公俠、一字公洽，浙江紹興人。生於清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。大體說來，陳儀出道很早。他在日本士官畢業回國以後，即與軍閥們混濁一塊，任職浙軍師長的時候，還不過三十左右。雖是少年得志，一個純粹軍人，自然沒有什麼籍籍名。及叛離孫傳芳（時任五省聯軍總司令），投入國民革命陣營後，便一帆風順。十年之間，軍政兼資，武官升到上將階級，文官做到閩（二十三——三十年）、臺（三十四——三十六年）、浙（三十七——三十八年）數省的封疆

大吏。地位之尊榮，也相當如一人之下，萬之上了。

他何以會騰達至此？自然不是僥倖而來，必有其特殊的本領，包括其學識能力與做人處世之道。一般輿論，亦謂綜陳儀的一生，祇是晚年昧於大義，有虧大德。至其私行小德，還算過得去。不過他好玩弄權術，具有過人的手段，實一政客型的人物。世人早傳陳儀原是「政學系」中一份子，或可置信。其人如果一無可取與得人信服的特長，生前不會左右逢源，當其伏法之際，也不會有顯要如何應欽、張羣諸公、力請領袖免其一死之舉。

## 早傳陳儀隸政學系

今日說到政學系，非平日關心政治歷史有素者，必是茫然不知。現在既然提到它，似有說明之必要。所謂「政學系」，與交通系（梁士詒等）、安福系（段祺瑞等）、研究系（梁啟超等）為同時代，同一型政治性的結合。結系搞黨，固不是好事；但政學系，並不算是一個壞的政團。政學系，這政團的淵源（源出中國同盟會），是由清季末葉，而民國初年國會初開多黨林立時代，所遺留而來的政團，到南北國會時期，又一再演變

而為政學會系，簡稱「政學系」。

據傳政學系的份子，多為富有政治支配力的官僚，以政客作風，利用軍閥，來爭取政治權力。其方法，與研究系頗相似，習於縱橫捭闔之術——即玩弄權術手段。成為名重一時的政團。南北政府對立時，吳佩孚當日通電中所云：「北有安福、南有政學、國之蠹賊、其罪惟均」，指的就是政學系亦足見其勢力之雄厚。其主要組成份子，初為岑春煊、景耀月、孫毓筠、李根源、陸榮廷、李烈鈞、鄒魯、董士劍、張耀曾、湯漪、沈鈞儒、徐傳霖、彭允彝、谷鍾秀等。繼傳吳鼎昌（達鎔）、熊式輝（天翼）、張岳軍（臺）、張公權（嘉璈）、陳儀（公俠）、楊暢卿（永泰）、黃郛（膺白）、萬耀煌（午橋）、吳鐵城、何成濬（雪竹）、周亞衛等，皆其中堅人物。多出身於日本學校。外交方針，因其留日學生居多，也比較傾向於日本。本系會於民國九年，發表解散宣言。此不過為一時的對外策略。其實內部，仍維繫得很好，團結亦堅。因為此系，最重現實，尤注意當前的政治實力。故有「官僚派」或「政客黨」的渾名。

本系份子的結合，似無嚴格的形式組織，與什麼紀律制裁。唯重精神貫通、聲應氣求，互相

標榜，力求合作。故其入系份子，似有相等的一定的政治地位。頗重私德，尤講究操守。陳儀之出身、經歷、處世、做人、以及在政治上的作風，頗多與上述條件吻合，便不怪人咸以政學系份子目之。由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統一全國以後，全國各黨派——尤其是政學系，源出於中國同盟會，即大都心悅誠服的歸入革命陣營，成為領袖蔣公的股肱，接受領導。由於這一客觀因素，政學系無論在精神上實質上，便漸次鬆懈冷落下來了。至民國二十五年，湖北省主席楊永泰遇刺殞命以後，這一黨政上的贅瘤，便根本烟消雲散，也把陳儀政學系的色彩沖淡了。

### 前度劉郎重主浙政

不論政學系或非政學系，其人凡具有特殊才識能力者，自然不會寂寞。國民政府，必然要網羅借重的。中國對日抗戰發生前（二十三年），福建省主席朱紹良（逸民），調任滬甌戰場中路軍總司令。繼主閩政者，竟是時任軍政次長的陳儀。足見領袖對他，相當的重視。在職六年，以僑領陳嘉庚等的批評攻擊始離去。三十四年，日本投降，臺灣重光。陳儀以日本士官出身，因人地之宜，即被任為臺灣省行政長官（相當省主席）。他到職以後，頗有心為治，準備在已被日本統治了五十年的臺灣，大幹一番。他為擴大影響和宣傳聲勢，三十五年冬，並邀請上海新聞界人士，赴臺訪問。時上海各大報，都派有記者參加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孝炎（湘人），任訪問團團長。許於率團返京後告余：曾遍遊臺北、基隆

、臺中、臺南、新竹、日月潭、高雄、嘉義、大圳等地，整整十天。他對陳儀個人與地方情形，尚多好評。且謂：在陳儀權術之下，倘能善政愛民，臺灣前景，必大有可觀。

不料事隔數月。三十六年二月，臺灣因烟酒公賣問題，闖了大禍，發生「二二八」事件，造成官民水火之勢。陳儀因此去職，由魏伯聰（道明）接任。陳儀初見逐於閩；再被摒於臺。而領袖並不以其人為不法與其才不勝任，不以事廢人。三十七年，仍命之再主浙政（十五年，孫傳芳曾命主浙江）。前度劉郎今又來，相距已二十餘年矣。陳儀自有「一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」的興奮！初行尚循正道，一路順風，頗獲浙民的好感；但為時未久，政局動盪，陳儀思想亦遽變。第三次闖禍，又在潛滋暗長之中。

陳儀這次主浙，不過一年。中央戡亂戰局，因徐（州）蚌（埠）失利，江南震動。陳儀認為政府大勢已去，失敗心理愈增。轉覺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」（亦以此勸湯恩伯），又思一弄權術，以保將來之權勢地位。加以他的僚屬中，左傾份子很多。明白陳的心意，便積極包圍籠來。物必先腐，而後蟲生。中共特務，盡量挑撥離間。陳儀意志，更為動搖，終於落入圈套，無法自拔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才會違背大義，難逃法網。

### 煽動浙人局部和平

陳儀此時，初雖胸著陰謀，但毫末一露聲色。三十八年初，當領袖總統蔣公引退時，陳儀由杭晉京，復陪侍蔣公乘機蒞杭。並於西子湖畔的樓

外樓飯莊，設宴為蔣公洗塵。席間且向領袖陳言：「總統得卸仔肩，無官一身輕，優遊山水，以待東山再起」等慰藉之詞。蔣公於同奉化之時，還說到「備戰言和」的計劃。囑陳儀備戰，趕修舟山、定海、陸海空軍基地。陳儀表面唯唯唯奉命惟謹，誰料其內心竟在作謀叛的打算。

中樞自蔣公引退後，由副總統李宗仁登臺。時府、院（孫科任行政院長）失和，已難調協。中共則陳兵江左，待機渡江。陳儀見大勢岌岌，心理愈不自安，傾共愈急。事實上，他陷溺已深，亦難擺脫共特與左傾份子的糾纏，祇好一弄權術，以圖僥倖。又覺舉旗起義，為時尚早。於是地方性的和平運動，便在他掩護之下，在浙江漸次滋長起來。陳儀且冠冕堂皇，自欺欺人的公開表示其局部和平論調說：「和也好，戰也好，我們要以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惡，惡之；以民意為依皈。因為政治是辦理衆人之事，政府自當以代替人民謀和平幸福為前題。我個人服官桑梓，為故鄉人民服務，政府要我幹就幹；不要我幹，便立刻讓賢。」雖振振其詞，邪氣十足；但對當時浙江民衆，似無大的影響效果。

陳儀見投石大海，不掀漪漣。從此與中共勾結益密。中共戰略，慣以攻心為上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時湯恩伯統率大軍，坐鎮江南，身繫東南諸省之安危。陳儀與湯恩伯，原係恩義之交。中共即思利用陳儀，施其權術，煽動湯恩伯，進行所謂「起義、立功」，以不戰而屈湯軍，達其局部和和平的目的。尤著奇勳偉績者，又莫如再演一次西安事變。

## 企圖重演西安事變

蔣公總統引退以後，即移居於奉化溪口頤養。而奉化附近各縣，全在湯恩伯軍防區以內，溪口安危，即全在湯恩伯的掌握。中共陰謀，認為如能透過共黨的「暗碼」——陳儀，說服湯恩伯「起義」，計之上上者，即把奉化變成西安，溪口當作臨潼。非但可以兵不血刃，直下江南。並且可以重演一次二十五年的西安事變，挾持領袖以自重，號令全國，則天下大事定矣。中共且認陳儀已落其掌中；陳與湯恩伯的關係，又可謂是二者一體，應是擔任此一使命的最好角色。便積極策動潛伏於陳儀左右的共特，逼迫陳儀煽動湯恩伯，作為「立功」的條件。並許湯官職不改，僅其部隊改編，變更番號而已。將來中共紅朝敘功行賞，則陳、湯皆屬「聖主開基第一功」的元勳了。

陳儀負此使命，自然開始相機進行。適湯恩伯因事蒞杭。某夕，陳乃於杭州葛嶺私寓，邀約湯恩伯密談。除詳細分析當時中外大勢以外，又謂：「江南各軍，不是殘兵敗將，便是未經戰陣的新兵，實難當中共乘勝之衆。即決無法抵擋共軍的攻勢，確保江南。且我內有桂系傾軋，大家都不利，希望湯自己有所抉擇，免得將來後悔！」最後並略露自己左傾意向。言詞之間，尤盼湯和自己取一致行動，同為識時務的「俊傑」！

陳儀這番勸說湯恩伯之詞，湯聽了之後，心情遽變，至感不安。私付：就公誼而言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既已奉命守土，自當盡軍人報國

之天職。就私情而言：陳儀扶植自己於微時，義同父母，情逾骨肉。而領袖蔣公，則拔自己於戎行之中，推心置腹，屢膺方面之寄，知遇之恩，義不可叛。湯之處境，一時實在進退「兩難」。當夕密談，故毫無結果。湯亦於當晚返滬。在陳則特與湯之私情密切，認湯亦決不至有違所命，祇好靜候湯的消息。倘湯當日一時糊塗，昧於國家民族的大義，輕舉妄動，重演一次西安事變，那中國大陸，必早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，全落入中共的掌握了。

## 大義所在陳被扣留

陳儀叛跡，中樞方面，早有所聞，已在暗中防範。湯恩伯以陳儀執迷不悟，知其中毒已深。自己既無法挽回陳儀謀叛之心，便無法公私兩全。權衡輕重，祇好與陳分道揚鑣，各行其是。當他由杭返滬之後，為公誼、為大義，祇得將此事本末，坦白詳報於領袖蔣公。一方與軍方保密局取得聯繫；一方召集其京、滬、杭警備總部第二處（保安）工作人員，籌商辦法，嚴防共特和其同路人與陳接近。同時湯與陳在杭密談時，陳要介紹三個人（係共幹，其中有胡某，係陳之表侄）至滬，參加協助警備部的工作。並命令式的約定日時，持陳親函來滬報到。嗣因中共對陳與湯的關係和魄力，發生懷疑，同時亦知陳、湯密談，尚無結果；便不敢貿然派遣共幹、自投羅網。此事就暫時擱下來了。及聞陳儀被扣留押，中共始知對湯起義的要求，完全絕望，和平渡江，亦成了泡影；才放棄對湯策反的陰謀，決心作戰。

領袖蔣公，雖早略悉陳儀的言行，始終曲予寬容。原冀其能有自覺之日、悔悟自新！及湯恩伯詳盡坦白的報告以後，便不能容陳繼主浙政。免陳再趨極端，造成肘腋之禍。至是，陳亦知湯已背其起義之命，異常憤慨！並拒絕蔣公邀赴溪口之命。交卸浙江主席之翌日，陳儀即舉家遷滬。湯恩伯猶刻意求全，勸陳早覺，不再受共幹的影響或包圍，即向陳儀建議：離開上海，或赴香港、或遷臺灣任擇其一。陳皆堅決拒絕。反明以告湯：「要我離滬，不如送我到延安」。湯對這種挾氣之詞，亦無可奈何？不得已，祇得請示領袖！隨奉指示：「暫時將陳儀軟禁，不准見客」。領袖之意，猶在全陳儀，免受中共挑撥，與風作浪，影響大局。湯邊指示，祇好命其總部第二處，執行任務。一方就湯之住宅（上海北四川路底、東橫濱路湯宅），將陳儀軟禁起來。並令對陳個人生命安全、絕對保護。且不准冒犯或施以無禮。一方對外宣稱：陳主席政躬違和，暫不接見任何賓客。來賓之形跡可疑或嫌疑重大者，予以扣留，調查處理。據說，後來果有高某、孫某、陳某等，先後藉故來訪。經過查詢沒有什麼嫌疑，便未追究。

陳儀由杭遷滬，除其太太陳月芳外，尚有親信王副官及僕輩數人。王副官（忘其名）山東人，隨陳二十餘年，人頗忠實。當時且擬伺機拔槍保護陳儀出走。亦被監視人員發覺，搜出手槍多枝。隨將王副官扣押於霞飛路某地，始未發生不幸事故。以後陳儀被扣留消息，漸漸傳出，大家為了免受池魚之殃，亦相率裹足不前。

## 禁地數遷終於伏法

陳儀被軟禁後，初因消息封鎖嚴密，外間知者極少。他在被禁期間，足不出門，惟閉戶看書。行動雖不自由，猶故作鎮靜。他表面安閒，實則另有企圖。曾密託某外國人代購飛機票，夢想逃亡。不過以監視周密，事敗未果。經過約一周之後，時局已見惡化，陳儀留在上海，對湯恩伯

個人，於公於私，皆屬累贅。因特派其總部彭少將（忘其名、湘人）將陳轉地軟禁。當用一架小型飛機，送往衢州（係陳選擇地）。由上海江灣起飛時，陳儀在上機之前，神態自若，談笑風生，異常鎮定，彷彿將出發旅行觀光似的，毫無失掉自由之感；也像有什麼新希望，即將降臨一樣。衢州下機時，綏署張副主任、衢縣翁縣長，早率當地文武官員，恭迎於機場，優禮有加。彷彿迎接新上任的長官一樣。隨招待於衢州崢嶸山上一座洋樓中居住。衢州為浙西重鎮，形勢險要，為古兵家必爭之地。湯恩伯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時，即設辦事處於崢嶸山上。其地名勝古蹟頗多，風景亦相當優美。登臨其上，縱目遠眺，青綠一片，濃蔭滿地，亦不異世外桃源。陳儀此番羈押之所，即係湯恩伯在衢州時的住宅。湯並囑翁縣長，善為照料。

三十八年四月，中共大舉渡江、京滬大震。陳儀似亦喜形諸色。是何居心？不難想像；但時局變化難測，湯為顧及陳之安全，及防被中共所利用。經呈准領袖，始將陳轉解到臺灣。當時原以遷居廈門徵其同意，陳即欣然接受。及飛機降

落臺北松山機場時，陳對臺北地形情景，原極熟悉。至是，自然已明置身何處？頓即面色、情緒大變，不發一言，形同木偶。人猶疑其或因「二二八」事件，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故。其實不然。出乎常情，他是被騙飛臺的。自會突悟一切希望全絕，或已走到人生的末路。才會一時神智失常、麻木起來的。

陳儀至臺，仍軟禁於臺北草山某處。三十九年，行憲政府已播遷來臺，總統蔣公亦已復職。但當時臺灣人心，仍在浮盪之中；國際形勢，亦頗不利於我。中共潛伏份子，則乘機積極活動，處處挑撥煽動。政府為安定人心，確保社會秩序計，自不容有顛覆、破壞的共謀存在。如吳石之輩，身負國防重任，尚且以通敵伏法就戮。若陳儀者，一個民族敗類，在臺不啻一個惡瘤，早無留存的意思，尤恐養癰貽患，危害國家。根據軍法審判，且不顧有力人士的保證，乃於三十九年六月某日凌晨，予以槍決以謝國人。時年六十八歲。當時某些要人，包括湯恩伯在內，猶趕赴草山，向總統蔣公請求，希望「槍下留人」時，而蔣公則已飛往臺南巡視去了。

## 風光一世悲劇下場

陳儀出道以後，扶搖直上，風光一世。晚年雖大節有虧，私德尚屬不惡。大家公認他較著的缺點：好玩手段、弄權術。政壇之上，便不免有人畏之、忌之。有人說他愛貪杯中物，常常因酒誤事。其實陳不善飲，有時藉酒運思，以偽掩真或有之。通常酒與色連，而陳則為一月中有色，

心中無色之人。蓋棺論定，自然毀譽參半。而哀情最難自己者，就是湯恩伯將軍。這也無怪其然。因為湯恩伯從學就業，陳儀對他都有很大影響，這是無人能否認的。後來他成了領袖蔣公生死不渝的忠實幹部，亦為無可否認的事實。以他與陳儀的公私淵源，及事若父師的深恩厚澤而言，目睹陳儀最大悲劇下場。宜乎至性如湯恩伯者，其心情之慘痛，自難自己。

湯恩伯原以國家大事，義不徇私；但為顧全大德，便不能私誼無虧。深覺「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，亦為人情之常。因特備楠木棺材，親赴刑場，收屍成殮，（因陳儀並無親人在臺）。湯恩伯在自宅設陳儀靈位，祭之以禮，用了餘情；但話說轉來，倘陳儀能早知警惕，不太過剛愎自用，接受湯恩伯忠言，懸崖勒馬。既能保持晚節不會身敗名裂，更何至演成後來之戮屍悲劇！陳儀無子嗣，且近老年，早應「戒得」。浮雲名利，才是智者自處之道。其妻陳月芳（原名古月芳子）早年娶於日本。個性雖強；但亦溫柔媚人，深得陳之寵愛。陳儀一生官運亨通，所獲其妻之助者亦多。抗戰初期，陳主閩政六年，對地方尚能維持和平安定。有人疑其妻與日人有勾通之嫌；專無佐證，祇好存疑。陳月芳與陳儀結婚後，經常未離左右。陳儀軟禁由滬遷衢解臺，她一直留在上海。中共竊據大陸後，她的生活，漸臻窘迫。中共對她雖未加迫害，亦未予以照顧。傳說：她為自尋生路，已於民國四十三年孤苦伶仃的經由香港回去日本老家——廣島，幸得其親弟之援手，乃得苟活於世，今則下落不明了。